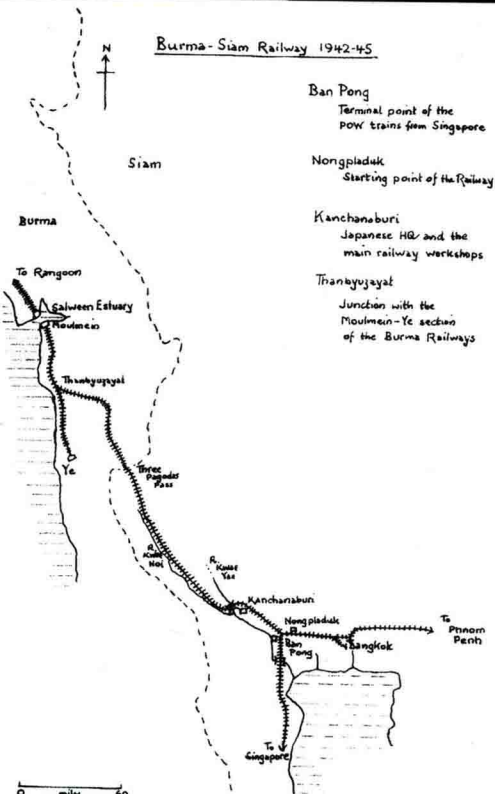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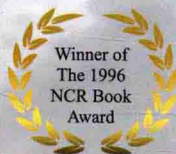




铁路劳工

一位“二战”英国战俘的人生自述

[英] 埃里克·洛马克斯 / 著

Eric Lomax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ric Lomax

The Railway Man

铁路劳工

一位“二战”英国战俘的
人生自述

[英]埃里克·洛马克斯/著

刘 静/译

北京
大学
出版
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19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路劳工/(英)洛马克斯(Lomax, E.)著;刘静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301-26467-6

I. ①铁… II. ①洛… ②刘… III. ①回忆录—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9711号

THE RAILWAY MAN

By Eric Lomax

Copyright © Eric Lomax, 1995

First published as The Railway Man by Jonathan Cap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铁路劳工 Tielu Laogong
著作责任者	[英]埃里克·洛马克斯 著 刘 静 译
责任编辑	柯 恒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67-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电子信箱	yandayuanzhao@163.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181千字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The
Railway Man

这本书的问世需要大力感谢尼尔·贝尔顿的创造力和专业能力。他对本书的最终定稿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出版商对作者的支持程度。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将自己过去五十年的经历及所感所想以如此完美的形式呈献给读者。

“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启示录》第一章 18—19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34
第三章	57
第四章	83
第五章	108
第六章	150
第七章	171
第八章	182
第九章	208
第十章	235
第十一章	263
第十二章	303
致 谢	326

第一章

走进我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的家中,可以看见走廊上挂着的一幅画。那是苏格兰艺术家邓肯·麦凯勒的作品。画面背景是19世纪80年代时期格拉斯哥圣诺伊克火车站一个尘土飞扬的夏日傍晚。一位中年妇女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色衣服,手持太阳伞,焦虑而又不安地站在那里,眼睛望着远方,似乎无视周边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在她身后,火车站那满是烟垢的窗玻璃和熟铁铸就的墙壁高高耸起。她的目光沿着月台盯向一辆渐渐远去的火车,从她的眼神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远行者逐渐消失的背影。而她脸上平静隐忍的表情告诉我们,她早已学会了承受悲痛。也许,那辆火车带走的,是她即将登上移民船或者去印度、阿富汗甚或黄金海岸参加殖民战争的儿子,就在她努力想要再多看儿子一眼的瞬间,我们仿佛感受到了突然向她袭来的孤独。

尽管这幅画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却非常打动人心。我一直都很喜欢这幅画。火车站多年以来都是令我非常神往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火车,更因为那里总是

交织着两种矛盾的心理情感：一种是旅程完满的喜悦，另一种则是别离在即的伤感。麦凯勒的这幅画描述的正是人生中不得已的分别场景，道出了远行的代价。从来没有一种声音能比火车的汽笛声更容易勾起人们的离愁别绪，这汽笛声就像是不通人性的火车发出的一种如释重负的叹息声，随之它便朝冰冷的空气中吐出一股水蒸汽。

20 世纪 70 年代，我曾经去过一次圣诺伊克火车站，走上月台，站在麦凯勒那幅画中人物站立的那个地方。背后那栋棚式建筑就像一个巨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温室，跟画中几乎一模一样。当时那个车站还在使用，也算热闹，但是几年之后，与其他很多蒸汽火车站一样，圣诺伊克火车站也惨遭废弃。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麦凯勒在画中所表达出来的忧伤以及忧伤的代价，却并不会就这样轻易地被淡忘。

别人告诉我说，这种对火车和铁路的感情是永远都割舍不断的。我还发现，人世间的折磨都是没有解药的。而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两种痛苦就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一直伴随着我。由于幸运之神和上帝的眷顾，我竟然都挺了过来。然而，我花了几乎五十年的时间，用来偿还折磨的代价。

我出生在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那一年。也就是在那一年，阿尔科克与布朗驾驶经过改装的轰

炸机抵御了雨雪的袭击,成功飞越大西洋,最后降落在爱尔兰的一片沼泽地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谈起航空工程学上的这次壮举。我还记得自己在爱丁堡东部的约帕城滨海区灰暗的人行道上一边走着一边慨叹那两名飞行员的勇敢精神。“约帕”是圣经中一个小镇的名字,约拿在躲避上帝的时候逃到了这里,然后从约帕乘船离开。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地名在圣经中的重要意义,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里有一个避风的港湾——福斯湾。只有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才能看见远方的法夫郡海岸,而狂风或大雾的背后是波涛汹涌的海洋。

我的父亲约翰·洛马克斯是个少言寡语、一本正经又很有原则的人。他对家人非常负责任,而且在家里只要是他作出的决定,没有人敢违背。父亲在十四岁之前,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边缘的斯托克波特市内一家典当铺打杂。1893年,父亲不知怎么的就进入了邮政局,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五十年之后他退休的那一天。起初,他在那里的职位是“信差”,这是当时那里级别最低的一个职位了,甚至比我十六岁那年他帮我选择的入门级还低。等到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升职为爱丁堡邮政总局的经理,这是一个中级公务员级别的工作,收入稳定,父亲也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公职人员。

1909年,父亲搬去了爱丁堡这个以政治、法律和公共服务为职能的城市。但尽管如此,父亲这一生都在感怀他

所经历过的工业革命，心中满是对煤炭、烟雾、蒸汽动力、巨大的机器引擎、铁路机车以及曼彻斯特船舶运河的鲜活记忆。

有些国家几乎已经忘记了改变我们生活的重工业有多么令人敬畏，所以那里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对我的父亲以及后来的我来说，那些巨大的机器并不可怕，也不令人感到压抑，而是让人欢欣鼓舞，像自然界以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生物一样让人着迷。从我记事时开始，父亲就已经参加了一个大约有十五个成员的读书会，他们会到彼此的家里做客，一起讨论一些文学作品，例如，我父亲就特别喜欢阿诺德·本涅特的小说，因为这是他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在沃尔特·斯科特爵士那个时代的爱丁堡所能找到的最接近文学著作的作品了。我父亲还是《邮局电气工程师学会期刊》的区域编辑，他会在上面发表当地的新闻。就像所有对社会进步与科学发现有执著信念的人一样，父亲也喜欢读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著作。他收藏了不少这方面的作品。我记得在他的书架上见过 19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由奥利佛和博伊德合著的《爱丁堡年鉴》，还有一些大众科学方面的书籍，以及萨缪尔·斯迈尔斯的《工程师的生活》。

我还记得，父亲有一本 1931 年出版的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所著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人类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孩童时代的我从这本书

中的故事汲取乐观与创新的精神,每一种新的发明突破都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便捷、舒适、充满激情。童年时候,我最激动的一次就是在房龙一本书的装饰性封皮里找到“大发现”的秘密表格。我那时候坚信,有千千万万的读者都不曾注意到封皮的背面,这个人类独创性的小发现是专属我一个人的。

我记忆中第一个让年幼的自己倍感新奇的世界不是一只动物,也不是一个游乐园,而是偶然看到的一大群有轨机车。我父亲喜欢在海边散步,他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约帕电车终点站,坐落在从爱丁堡到伦敦的那条历史悠久的主干道与福斯湾交界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跟父亲一起去散步。我们绕过迪洛罗冰激凌店,发现约帕大街上停满了栗色和白色的有轨机车。每辆都有个美观大方的两层大车厢,木制窗框精致典雅。每辆车都有两个车头,后车窗排列成五角柱图形。机车的两头都有开放的站台,直角梯从这里通入上层车厢。这些机车正等着承载在爱丁堡马瑟尔堡附近的赛马场上观赛归来的人们。我盯着这一大队机车,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有轨机车。

那时我就逐渐喜欢上了轨道机车。而约帕正是一个轨道机车的天堂。那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条轨道机车路线的终点站。轨道机车依靠铁轨之间的管道中长达五英里的钢缆连接在轨道上,由动力仓中的大型固定蒸汽

机车来驱动。见过那么多轨道机车之后不久,我由父亲带着去参观约帕终点站车行道下面的一条油沟。这就是缆井,里面有一个大凸缘轮,上面缠绕着一个钢铁缆索,将机车从西边最近的市郊波多贝罗牵引过来。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辆机车驶来,然后从向东运行的缆线上脱离下来,挂上向西运行的缆线,接着继续以十二英里的时速不紧不慢地驶回爱丁堡。轨道机车系统的稳定性给人一种极大的安全感。笨重的双层机车穿过一条条街道,在小镇成片的自行车、马车以及行人之间规则有序地蜿蜒前行。轨道机车的行驶轨迹似乎为无序的城市生活勾勒出一幅有序的网格图。

在我发现了这种古老的机车之后不久,它就被电车所取代了。我记得自己四岁的时候和母亲一起在街上散步,她指着一辆电车,告诉我说那是第一辆驶向爱丁堡的电车。在那之后大约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镇上动力仓里的大型蒸汽发动机全部停用了。第二天早上,当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看得出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庄重的时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让他深感悲凉。

我们这些小孩子喜欢乘坐电车,在上面玩耍,跟售票员们套近乎,不过有些售票员对男孩子很凶。我们还发现,原来司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因为电车再也不像之前那些老旧的轨道机车一样永远都以固定的速度慢吞吞地前行,有些电车司机撇开制动杆,把车开得飞快。有一

次,一辆电车在波多贝罗国王路的拐角处脱离了轨道,一头扎进波多贝罗发电站的院墙,最后悬挂在为发电站输送煤炭的铁路线上。看着硕大的绿色电车歪歪扭扭地停在那里,那场景让人至今都印象深刻。也正是这一幕让人们领会到,两地之间有序的交通方式也可能会突然中断,这个世界也是危机四伏的。不过,电车还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在当时那个艰苦匮乏的年代,每一个进步都会得到人们的欢迎而非诟病。我们对任何进步都非常着迷,那是现代人所体会不了的一种迷恋。当时我也不知道这种迷恋会将我带向何方。

我的母亲对这些大机器并不是非常感兴趣,这也难怪,因为她是出生在距离苏格兰北部海岸 150 英里的设得兰群岛。母亲是个性情温和之人,举止娴雅,很有远见,我觉得这是因为她从小就生长在一个仍然使用斯堪的纳维亚语的群体当中。外祖父母一共养育了八个孩子,母亲是家中的老五。父母亲两人从小生活环境的差异之大,简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母亲家世代都靠着小渔船出海打渔为生。后来外祖父的贩鱼生意越做越大,并搬到了爱丁堡附近的港口城市利斯,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外祖父去世了。

母亲的梦想和遵循的传统也与父亲很不一样。她会给我们讲偏僻的农庄、鲱鱼、泥炭火堆,以及不绝于耳的海浪声。她还会跟我们描述夏天太阳二十四小时不落的情

景、堆干草的场面、白色云母海堤上大片海石竹的景象,以及冬季里寒风肆虐,似乎要将地面上除了人类之外的一切都卷走的场景。

母亲的娘家萨瑟兰家族经历了很多苦难:1832年7月,一场大风暴击沉了18艘敞蓬船,105个渔民溺水身亡,其中就有萨瑟兰家族的约翰·萨瑟兰;1881年夏天,萨瑟兰家族又有两个男人在设得兰群岛的一次海上风暴中丧生。住在城市里的人们永远都体会不到这个家族游走在死亡边缘的感觉。作为一个从生活艰苦的农村里走出来的人,我的母亲一直对故土怀着挥之不去的乡愁。她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在她生活于爱丁堡的后半生中,一直饱受思乡之苦。

母亲总是让我们这些孩子感觉有几许神秘。就连“设得兰群岛”这样的地名在我们听来都极其美妙,还有那些叫“维拉”“特隆德拉”“巴尔塔”和“安斯特”的小岛,它们都在哪里呢?母亲曾经尝试过进行文学创作,写下了一些“散文”和诗歌。她读过很多书。阿诺德·本涅特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根本就满足不了海岛居民丰富的想象力,我母亲至爱的著作应该是设得兰群岛最著名的作家杰西·玛格瑞特·埃德蒙斯顿·萨克斯比。萨克斯比跟我母亲相识,在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快八十岁了。二战爆发的第一年,她还在世。

母亲非常爱我,甚至有时候会对我保护过度,展现出

极强的控制欲。我的性格当中有比较苛刻的一面,比如说我喜欢列清单,喜欢把事项都记录下来,喜欢剪报。母亲不仅允许甚至还鼓励我这样做。她会给我买所需要的文具。她把我叫做“派瑞教授”——“派瑞”在设得兰群岛方言中是“小”的意思。

我很爱我的母亲,但也许是我生长的环境使然,我并没有像她那样对过去抱有无数的怀旧之情。我的心更加坚硬一些,因而更喜欢父亲的世界,毕竟,20 世纪 20 年代的男孩子本该如此。

能够看出母亲影响力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家房屋的地理位置。房屋坐落在约帕的一块阶地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到福斯湾的美丽景色。我就是在这个房子里出生的。我觉得母亲是想住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从家里的窗户就可以看见阴沉冰冷的海面。不断涌动的浪潮给我们送来刺骨的寒风,仿佛在提醒我们说,能够生活在坚实的陆地上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同时也从来不会容许我们产生一种凌驾于大地之上的错觉。

我的童年是在家人的关爱中度过的。由于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所以时时刻刻都被那些古板守旧的人们保护着。“独生子”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些悲剧色彩,因为这样的孩子似乎就注定不能在遗传方面有任何差错。当年对我的父母来说,我可能就是一个惊喜。而我也经常想,幸好我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父亲每天都会按照严格的时间表来处理日常事务。我到现在仍然记得,每天早上他离开家去乘坐 20 路电车,前往位于爱丁堡滑铁卢广场上的邮政总局。父亲非常守时,对每次出行的时间都计算得非常精准。我也遗传了他的这种性格特点,每次出行都需要确保自己能够按时出发,按时到达。

父亲会带我们去法夫郡的亚伯多尔镇,或佩思郡的格伦法尔格等地方度假。去的时候要乘坐当年英国北方铁路公司那种漂亮的大西洋火车头所牵引的火车,跨过又高又宽的福斯桥。过桥的时候格外冷,车轮与轨道之间钢铁摩擦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头顶的悬臂架高耸入云,向下透过金属支柱可以看见广阔的海面。这座大桥是一个比金字塔还要大的奇迹,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大桥。每个苏格兰男孩子都知道,这座大桥大约一英里长,上面大约有 800 万个铆钉,修建的时候光是刷漆工作就需要 29 个全职工匠来完成。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们去设得兰群岛。那真的是一次远行。我们先乘坐了五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亚伯丁,在那里乘坐晚上的轮船去勒威克。那艘轮船的名字叫“圣森奈瓦号”,是鼎鼎有名的北苏格兰奥克尼和设得兰群岛轮船有限公司骄傲。船很漂亮,以前曾经用作观光游船,很适合在北海上航行。

我觉得母亲一定是与那艘船上的轮机长相识,因为开